

常看人作文或说话,起头就道“之所以”如何,这样写或说,合适吗?且看已故语言三大师如何定位——

吕叔湘认为:“用‘之所以’起句,是一种常见语病。”

叶圣陶指出:“‘之所以’就是‘的所以’,一句话要用‘的所以’开头,谁都知道没这说法。”

张志公举了个例句,说明“之所以”置于句首的荒诞。这个例句是:“之所以喜欢用一点文言腔,是因为这显得古雅一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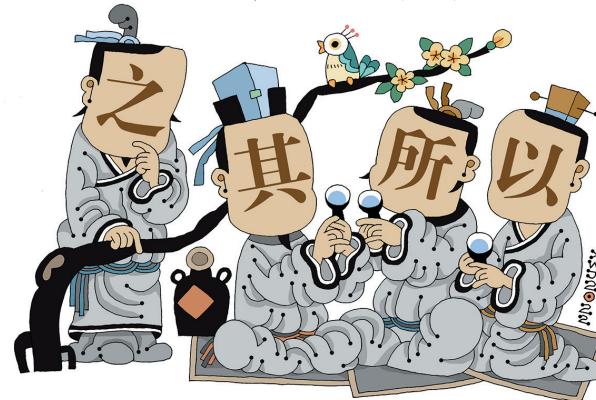
按,张志公例句开头用“之所以”,古雅是古雅了,然而是不是令读者莫名其妙呢?因为这个句子的前半句,可以叫人理解为“之所以”是一个人,他是“喜欢用一点文言腔”的。按照文言说法,这个句子的“之所以”应为“其所以”,才是合乎文言语法的。“其”代“他”——“其所以”就是“他所以”,也即“他之所以”,则上述那句话应是:“他之所以喜欢用一点文言腔,是因为这显得古雅一点。”这话,才算说明白了。“其所以”里的“其”,是古汉语的一个代词;“之所以”里的“之”,是古汉语的一个结构助词。结论:“其所以”是借用了古代汉语;“之所以”放在句首,则不伦不类,既不是古代汉语,也不是现代汉语。

结构助词“之”置于“主体”和“所以”中间——如“他之所以”,也即在“他”和“所以”中间加个“之”——

国学心语

“之所以”的错用和滥用

文/王乾荣 图/肖文津



颇难懂的《周易》里有一句话:“言行,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,可不慎乎?”

网上有一句特别恶心的“鸡汤”:“男人之所以正派,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。”

这两个句子,尽管一雅一俗,但“之”这个助词用得都很恰当。两个句子的最前面,各有一个主体,一为“君子”,一为“男人”。两句中的“之”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的”。“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”和“男人之所以正派”,均是表“果”的;“可不慎乎”和“受到的诱惑不够”,均是表“因”的。所以,没有主体的“之所以”,是无所指的,是特别诡异的。

如今“之所以”已经泛滥,语言三大师地下有知,不知作何浩叹?

乃是表示“他所以”这个短语是偏正结构,并从语气上加以强调的。

比如“作家之所以能写出好文章,是因为头顶有天,脚下有地,眼中有人”,断不能说成“之所以作家能写出好文章,是因为头顶有天,脚下有地,眼中有人”——后面这句子,“之所以”就成了“作家”的修饰语了,岂不怪哉。

再引古今两个句子,说说怎么用“之所以”——

成语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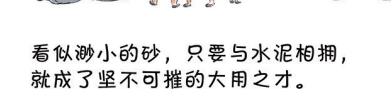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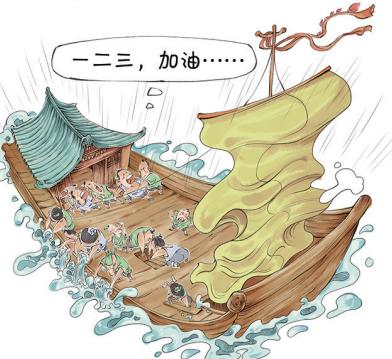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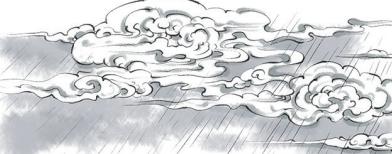
同舟共济 高西浪

春秋时,国与国往往是近邻不如远亲。

倒霉,竟和吴国人
在一条船上。



不要吵,大风雨来袭,我们要完蛋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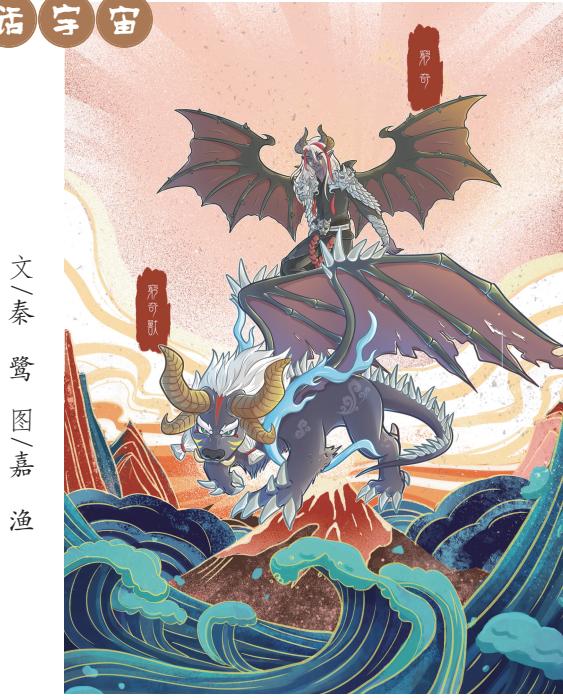


看似渺小的砂,只要与水泥相拥,就成了坚不可摧的大用之才。



神话宇宙

透过穷奇看古人的善恶观



穷奇,是中国上古神话中集天神、怪兽、恶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神秘生物。它的神秘,主要体现在它的外形和品性上。

首先,它的外形在《山海经》的不同章节中有着大相径庭的描写。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记载,穷奇长得像生着翅膀的老虎,吃人时一般从头吃起,也有其他说法称它吃人是从脚吃起。但在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却写道:穷奇的外形酷似长着刺猬毛的牛,声音如同狗叫,会吃人。这两处记载对穷奇外形的描

述虽有出入,但“会吃人”这一点是共同的。我国古人赋予了穷奇怪诞、凶恶的形象,这反映了上古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敬畏。

其次,翻阅汗牛充栋的古文献,我们发现:历史对穷奇品性的记载是混乱不一的。从中我们倒可以一窥古人的善恶观。

两晋时期,郭璞在为《山海经》作注时曾说道:“似虎,猬毛,有翼,铭曰穷奇之兽。厥形甚丑,驰逐妖邪,莫不奔走,是以一名,号曰神狗”;南朝宋时期范晔编撰的《后汉书·礼仪》记载:“穷奇、腾根共食蛊。”他们都提到了穷奇是能驱除妖邪和蛊毒害物的神兽,这一时期,在人们的笔下,穷奇已经完成了从凶兽到瑞兽的转变。

到了唐代,《史记正义》注引《神异经》道:“西北有兽,其状似虎,有翼能飞,便剽食人,知人言语,闻人斗辄食直者,闻人忠信辄食其鼻,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,名曰穷奇。”大意是说,穷奇如果见人打斗,就会把正直有理的一方吃掉;听说某人忠厚老实,它就会把那人的鼻子咬掉;但如果听闻某人作恶多端,它反而会去为他捕杀野兽。这时,穷奇就成了亲小人远君子的“恶人”。

这一点,其实早在春秋末年左丘明撰写的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中就已经提到了:伏羲的胞兄少皞氏有一位没有才能、背信弃义、惯听谗言、任用奸邪、诬陷盛德的儿子,天下人称他为“穷奇”。

穷奇从怪兽向恶人的转变,表明我国古人为其赋予了关于人性“善与恶”的价值观念: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,善与恶作为人的两面往往同时存在,只是有时恶大于善,而有时善大于恶。

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

笙歌不冰洋

漫话泡汤

